

身体、记忆与传承：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体化记忆”机制研究

李 过 郭振华 黄小倩 王海波

吉首大学体育学院 湖南 吉首 416000

【摘要】：研究整合“体化实践”“文化记忆”“惯习”等理论资源，构建了“身体实践—记忆书写—传承机制”三位一体的分析框架，通过技艺习得、仪式展演、日常游戏三个维度深描身体实践作为记忆载体的运作方式，进而分析文化意义如何通过身体被铭刻、个体与集体记忆如何交互、代际传递如何调适。在此基础上，研究提炼了传承的核心要素与内在机制，并结合非遗保护与当代需求提出优化路径。研究表明，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体化记忆”传承本质上是一种以身体为媒介的文化再生产过程，其韧性源于身体实践与文化意义的深度融合。

【关键词】：体化记忆；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身体实践；文化传承

DOI:10.12417/3041-0630.26.06.065

1 引言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并非静止的文化遗存，而是经由身体反复操演、在代际传递中不断活化的动态实践。不同于文字典籍的符号记录，这些体育活动以动作、节奏、仪式感为媒介，将族群的历史经验、价值规范与情感认同悄然镌刻于个体的肌肉与神经之中。当舞步踏响、力量迸发，身体便成为记忆的载体，传承亦不再依赖外在说明，而转化为一种“体化”的、不可言传的切身理解。探讨这一记忆机制，有助于揭示身体如何作为意义的主动生产者，在运动与仪式中完成文化的代际转渡，进而理解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何以跨越时空，始终保有鲜活的生命力。

2 身体实践作为记忆载体与传承起点的深描

2.1 技艺习得过程：默会知识的内化

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的核心技艺传承，典型地体现了“从范例中学习”的体化逻辑。以贵州省安龙县布依族武术的传承为例，其拳术“开口拳”、“插虎拳”和器械“单头棍”、“狼牙棍”的习得高度依赖师徒制中的身体传习。新手的习得路径遵循“观察—模仿—身体试错—感官调适”的序列：初学者首先观看拳师的完整演示，获得整体印象；随后在拳师手把手的校正中调整身体姿态——“出拳要沉腰稳气，棍法需刚柔相济”，拳师的手掌覆在弟子的臂膀上，一遍遍校准招式的力道与弧度^[1]。这一过程中，语言的讲解是辅助性的，真正有效的传递发生在身体的接触与感知之中。

身体试错是技艺内化的核心环节。布依族武术强调“近身

搏击、器械短打”，动作紧凑、发力刚猛，这种身体知识的获得不可能通过规则说明完成。习练者必须在反复尝试中感受力量的传导、重心的转移、节奏的把握。错误不是被否定，而是被用作学习的资源——错误的发力方式让身体“记住”了什么是正确的感觉。感官调适则涉及视觉、触觉、动觉的多模态整合：观察拳师的姿态（视觉），感受被校正时的身体压力（触觉），体会动作完成时的力量感（动觉）。正是这种多感官的协同，使得“只可意会”的身体知识得以内化。

2.2 仪式化展演场域：集体记忆的身体激活

传统体育项目往往嵌入节庆、祭祀、人生礼仪等特定时空，仪式化的身体操演成为激活集体记忆的关键机制。彝族花鼓舞的丧礼展演提供了典型案例。该舞蹈旨在通过一套繁复的丧仪展演而象征着彝族远古共祖阿普笃慕主持祭祖大典、六祖分支、四方迁徙的历史记忆^[1]。其以“踩”为基础的一系列舞蹈动作组合，与以“螺蛳转”为核心的阵型套路，是对彝族六祖分支、四方迁徙历史的身体模拟。仪式展演的记忆激活功能体现在三个层面。其一，重复性——每年固定的仪式周期、代代相传的固定套路，使得历史记忆以身体化的方式周期性重现。其二，规范性——动作的顺序、方向、节奏均有严格规定，任何偏离都被视为仪式失效，这种规范性确保了记忆传递的准确性。其三，象征性——身体动作本身是符号化的：“踩”的动作不仅是一种舞步，更是对祖先经历的模拟；“踩”的路线不仅是空间移动，在某种意义上，更是一部诵唱的、跳动的历史，是用身体演绎的民族古代史^[2]以及对宇宙秩序的具身化表达。彝族脚踏舞同样具有“联结个体、群体和社会记忆凝聚性结构功

作者简介：李过（1998.07—），男，硕士，研究方向：民族传统体育历史与文化。

基金项目：（1）湖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编号：25ZDB024.25YBA264.25YBQ161；（2）湖南省教育厅课题项目，编号：25A0384，25B0466；（3）湖南省普通本科高校教学改革研究项目，编号：202502000895。

能”，其身体活动符号“还原和呈现个体、群体和社会文化记忆特质”^[4]。仪式展演不仅“讲述”记忆，更“操演”记忆。参与者不是在观看关于过去的表演，而是通过自己的身体成为过去的一部分。这种身体性的“在场”，使得历史不再是外在于个体的叙事，而是内化为身体的经验。

2.3 日常游戏与社群互动：体化记忆的日常基础

如果说仪式展演是体化记忆的“高潮”时刻，那么日常游戏则是其“基底”。非正式的、娱乐性的身体实践在不自觉中维系和传递着基本的身体技能、空间感知、协作精神及文化趣味。羌族传统体育项目爬杆、拔河、抬轿子等，生动再现了羌族先民的生产生活智慧。这些活动并非正式的“传承课程”，而是在节日欢庆中自然发生的身体实践。参与者一尤其是儿童一在游戏中习得了身体技能，更在不知不觉中接受了族群的身体审美和文化趣味。日常游戏的体化记忆功能在于其低阈值的参与性和高频率的重复性。与仪式展演相比，游戏不需要特定的资格准备，不要求严格的仪式规范，因而更具包容性；与正式的技艺习得相比，游戏不设置明确的学习目标，因而更具持续性。正是这种“非正式性”，使得体化记忆得以渗透到日常生活的毛细血管之中，构成文化传承的深厚基础。

3 记忆书写：身体实践中的文化编码与意义传递

3.1 文化意义的身体铭刻

体化记忆的核心机制在于：文化意义并非外在于身体，而是被“铭刻”于身体之中。这种铭刻通过特定的身体动作、姿态、节奏、力量运用得以实现。布依族武术的“拜祖仪式”提供了典型案例：拜师之前，拳师带领徒弟祭拜祖先牌位，朗读古代歌诀，讲述先民习武的事迹。这一仪式不仅是社会关系的确认，更是文化意义的身体铭刻——徒弟在跪拜的身体姿态中体验对祖先的敬畏，在聆听歌诀中感受族群的历史，在习武的承诺中形成身份认同。动作的庄严、姿态的谦卑、力量的克制，都是布依族伦理观念的身体化表达。彝族“朵洛荷”舞蹈同样体现了文化意义的身体铭刻。这一原生态仪式舞蹈“发轫于群婚制的母系时代与彝族先民‘火崇拜’存在密切关联”，其“顿地为节、连臂踏歌、依火环绕、右旋行进”的身体实践，“表述了族群的认知逻辑和文化记忆”^[5]。舞蹈的节奏不是随意的，它对应着宇宙的秩序；环绕的方向不是任意的，它象征生命的循环。参与者在反复的舞蹈中，将这些文化意义内化为身体的本能。

3.2 个体记忆与集体记忆的交互

体化记忆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同时是个体经验与集体结构的交汇点。个体在习得和展演过程中的身体经验、情感体验，通过反复实践汇聚、交融，最终型塑集体记忆；同时，既有的集体记忆图式又指导和规范个体的身体实践。这一交互过程在

傣族武术的传承中清晰可见。傣族武术深植于傣族生活肌理，既是男子“习武强身”的成长礼俗，更是承载“尚武崇文”精神的文化密码^[6]。个体的习武经历是高度个人化的——每个人的身体条件不同、学习节奏不同、体悟深浅不同。然而，当这些个体经验在村寨节庆的共同展演中汇聚时，一种超越个体的集体记忆便被激活。共同的身体节奏、相互配合的阵型、彼此呼应的动作，使参与者体验到“我们”的存在。传承人“破俗传艺”一打破“传男不传女”的旧规，招收女性学员——正是个体实践对既有集体记忆图式的突破，而这种突破反过来又重塑了集体记忆的边界。

3.3 跨代际的记忆传递与调适

体化记忆的生命力在于其跨代际的延续能力，而这种延续从来不是机械复制，而是选择性的保持、创造性的重新阐释。在代际更替和社会变迁的背景下，核心的体化记忆如何在传递中被保持、被选择性强调、或被重新阐释以适应新的语境，是理解传承机制的关键。贵州安龙县布依族武术的当代实践提供了观察这一过程的窗口。面对现代化进程中“传承脉络中断、使用价值衰弱”的困境，当地采取了多维度的调适策略：在传承主体上，从单一的家庭/师徒制扩展至学校体育教育；在传承内容上，对传统套路进行简化，如将开口拳由复杂套路简化为16式以适应中小學生；在传承功能上，从防身御敌转向全民健身与文化认同建构。值得注意的是，这种调适并非对传统的“背离”，而是体化记忆韧性的体现——正是通过适应当代语境的选择性强调，核心的文化记忆得以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存续。

4 “体化记忆”传承机制的系统建模与优化路径

4.1 传承的核心要素提炼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提炼西南少数民族传统体育“体化记忆”传承的四个核心要素：（1）传承主体：包括代表性传承人、村寨长老、社区成员、学校教师等。其中，传承人作为“活的记忆载体”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他们不仅掌握技艺，更掌握技艺所承载的文化意义。（2）传承媒介：以身体为核心媒介，同时辅以仪式场域、器物、语言等。媒介的复合性是体化记忆稳定传递的物质基础。（3）传承场域：包括仪式空间、节庆场所、日常社区空间、学校体育场等。场域的转换对应着传承模式的切换——神圣/世俗、正式/非正式。（4）传承动力：包括文化认同、社群维系需求、情感联结、外部支持。四类动力的耦合程度决定了传承的可持续性。

4.2 内在运作机制揭示

体化记忆传承的内在运作机制可概括为四重机制的相互作用：其一，内化机制：通过观察、模仿、身体试错、感官调适，外在于个体的文化规范转化为身体习惯。这一机制的核心是“做中学”——意义在行动中生成，而非先于行动存在。其二，

展演与强化机制：在仪式化场域中，身体实践从个体行为升华为集体表征。展演不仅“再现”记忆，更“再生成”记忆—每一次成功的展演都是对文化记忆的确认和强化。其三，代际传递机制：通过师徒制、社区共习、家庭教化，体化记忆跨越代际边界。这一机制的有效运作依赖“具身化的示范”与“具身化的模仿”之间的循环。其四，调适机制：面对社会变迁，体化记忆并非被动消亡或僵化保存，而是通过选择性强调、简化、功能转换等方式实现创造性适应。调适机制是体化记忆韧性的来源。

5 优化路径的实践建议

结合非遗保护、教育传承、社区发展、文旅融合等现实需求，提出以下优化路径：

第一，构建“传承人—社区—学校”三位一体的传承网络。单纯依赖家庭/师徒制已不足以应对传承链条断裂的风险，但完全学校化的传承又可能导致体化记忆的“去语境化”。贵州安龙县的实践表明，“非遗进校园”需要传承人进校指导、校本课程开发、社区实践相结合。卡蒲小学“打猴鼓舞”的案例同样显示，将传统舞蹈改编为大课间活动，同时保留传承人指导，是实现规模化传承与保持文化本真性平衡的有效路径。

第二，强化体化记忆的“再语境化”机制。非遗保护不应

止步于“冷冻式保存”，而应创造条件使体化记忆在当代生活中获得新的实践场域。文旅融合提供了这一可能性—安龙县“武术文化旅游路线”的实践表明，旅游展演可以成为体化记忆的新场域，前提是避免过度商业化导致的“表演化”而非“实践化”。

第三，重视传承人支持的系统性。当前传承人普遍面临“生活困难、传承链条后继无人”的困境。除资金支持外，更需要建立传承人的社会声望体系、提供传承辅助人员、建设传习场所等系统性支持。

第四，推进体化记忆的数字化记录与研究。虽然体化记忆的本质决定了其无法被完全文本化，但视频记录、动作捕捉等数字化手段可以成为辅助传承的重要工具。更重要的是，需要加强对体化记忆的理论研究，为保护实践提供学理支撑。

6 结语

身体实践不仅是文化记忆的载体，更是记忆得以激活、再造的动力源；文化意义不是附加于身体之上的装饰，而是被铭刻于身体感知与动作习惯之中的构成性要素。保护传统体育，不能止于保护“项目”或“技艺”，更要保护身体实践得以发生的“生态”—包括师徒制的传承关系、仪式展演的社区语境、日常游戏的生活基础。

参考文献：

- [1] 宋海滨,费文海.贵州省安龙县布依族武术的形成逻辑与实践路径研究[N].安徽科技报,2026-02-04(012).
- [2] 黄龙光.祖先的鼓舞:彝族花鼓舞的身体叙事与历史记忆[J].北京舞蹈学院学报,2022,(02):57-67.
- [3] 黄龙光,杨晖.彝族花鼓舞的历史源流、主要特征与多重价值[J].贵州工程应用技术学院学报,2018,36(02):27-33.
- [4] 孙德朝.彝族蹓脚舞的身体符号及文化记忆研究——以四川省会理市小黑箐镇白沙村为例[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2,48(04):63-70.
- [5] 童国军.凉山彝族原生态仪式舞蹈“朵洛荷”的体育人类学考释[J].成都体育学院学报,2021,47(05):100-105.
- [6] 郭振华,田祖国,郭志禹.论傣族武术文化的嬗变与当下意义[J].搏击(武术科学),2011,8(06):19-21+36.